

咬文嚼字

诗之比喻

葛乃福文

“碧落悬飞镜”是一位澳门诗人写的诗句，“从来佳茗似佳人”则是苏轼写的诗句。前者将月亮喻为“飞镜”，后者将名茶喻为“佳人”，既贴切新颖，又生动耐读。古人说“不学博依，不能安诗”（《礼记·学记》），意思是说，不学习广博的比喻，就不能做好诗。

美国诗人弗洛斯特也曾说过：“诗，总是由比喻写成的。”诗歌运用不运用比喻以及运用得怎么样，对一首诗的成败实在是太重要了。

2011年，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下简称托马斯）荣获诺奖。他就是一位在诗中善用比喻的能手。果戈理是俄国名作家，托马斯曾写过一首题为《果戈理》的诗。一开头就写道：果戈理“西服破碎成狼群”（一译，“夹克破旧，像一群饿狼”），以比喻新颖独特吸引人眼球。我们通常比喻衣服破得像鱼网，但毕竟还有个衣服的样子，而将破碎的衣服比喻成“狼群”，则连个衣服的样子都没有了，不得不赞叹诗人的不落窠臼，却又贴切无比。

诚如诗人艾青所说：“运用比喻，使文章生动是一切从事文字工作的人所需要的。”诗人在创作时是舍得下苦功的，往往为寻得一个好的比喻而绞尽脑汁。

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呢？途径只有一个，就是“写得少，但写得好。”

这是托马斯的写作信条，他是怎样在创作中加以实践的呢？

一是通过细致的观察。如“只有夜莺的歌声，那朴素悠扬的音色磨着夜空明丽的镰刀”（《巴特隆达的夜莺》）。托马斯将月亮比喻为“镰刀”，被夜莺的歌声磨得既明又丽，很能唤起读者的审美愉悦。我国诗人圣野在《磨刀石》一诗中，也将月亮比喻为镰刀，以夜空为磨刀石打磨自己，去收割麦粒般的星星，与托马斯不谋而合。

二是通过丰富的联想。如“蝉声响似电动剃须刀”。这一联想有个前提，即蝉声、剃须刀声都是声音，虽然音色不同，但都具有急促、悠扬、尖锐的音质共同点。美国诗论家T.S.艾略特说得好：“用艺术形式表现感情的唯一方法在于发现一个‘客观对应物’；换句话说，就是找到一组客体……它们将成为特定情感的表达方式。”剃须刀声就是“蝉声”的“客观对应物”。

三是有深刻的理解力。如“回家路上，我看见钻出草坪的墨黑蘑菇/这是黑暗的地底/一个抽吸已久的求救者的手指”（《十月即景》）。从蘑菇联想到手指，从地底联想到求救者，可见诗人宽广的人文关怀。这也让我想起了诗人非马的一句话：“对人类有广泛的同情心和爱心，是我理想中好的诗的条件。”精辟之极。

要找一个好的比喻是不容易的，但倘若既有深厚的生活底子，又有毅力，并愿下苦功，那么就没有不能克服的困难。

久雨之后，天突然放晴了，初夏小木屋里满是绿色的阳光。

树的枝丫，就成了横在我窗口的勺柄，叶子随风起伏，绿色的光便如清澈的纯净水，一勺一勺地舀进来，又一勺一勺地舀出去。寮的小窗，便一勺一勺地绿暗，一勺一勺地透明。

阳光是绿色的，光线很柔和；此时，明亮的黄色，掺和一点绿，房间便暗了；一暗，就暗成静谧，我躲藏在静谧里，像树壳里的虫豸，侧耳细听惊蛰的声音；看拖着亮晶晶痕迹的蜗牛，在寮的小窗前慢慢爬过。

春真的走了，夏真的来了，杏花碾成香尘，雨才放声大哭，风也发狂，门已昏黄昏，寮的小窗，灯亮起来。

秋天，窗小，山月更小；小窗不仅能容纳山月，还容纳东山弯弯的脊背。风在寮檐下装了一排箫，“呜呜”地吹哀怨的曲子，一直吹成初冬的雪，箫停下来时，窗外全白了。

隔着小窗，我像雪中的饥雀，每天都等待干粮般地等待亲人的来信；我经常站在小窗前春望，然后下楼去看信箱。

一排信箱设在门边，不锈钢的外壳，上面的槽插着我自已写着名字的卡片。

有的人信箱不锁，我是锁的；因为故乡的来信被密封过以后，会更馨香、更神秘、更温暖，更不与人分享。为了开启方便，我把信箱的钥匙，藏在东墙边一个树木覆盖的缝隙里。像心里藏着秘密，别人不知道。

我一天要开几次信箱，早上开一开，中午开一开，晚上开一开。明明知道没有信，对着空信箱也要忐忑地开一开。真的没有信，我便脸色惨白地病了一般。

啊！有时突然收到一封信，便快乐得如到了天堂，取了信，坐在小窗下读。

那时，寮的小窗，便晶亮得像情人湿润的眼睛，晦暗的日子就会明亮起来；那时，小窗的空白，便把我的心和京都的天空连接在一起，和天上的小鸟连接在一起，和故乡亲人的叮嘱连接在一起。

劝君早归家，绿窗人似花。



西园清香 ■许立德

意犹未尽

寮的小窗

曹旭文

寮的小窗，破旧而又明亮，像一个穷孩子的眼睛，流露出期盼的神情。

这扇窗因为小，所以它从未装过窗帘，从未享受过布的细腻与温暖。但它爬满了青藤，今年的花、去年的叶，和前面的枯藤缠绕在一起，做成窗饰。寒风、冷雨、飞雪、落花，时来扑打木筋毕露的窗棂。

拥围寮的大树，叫不出名字。像一群陌生的故意来此寻衅滋事的外乡人，想用身体挡住小窗，不让她与外界接触，但小窗仍顽强地、不分白天黑夜、充满求知欲地朝外面张望。

清晨，小窗醒来。我也醒来。

醒来后，我在小窗下读书。此时，乌鸦的啼叫、日本巷子里烧烤的叫卖声，便一声声地落在我的书桌，动摇我的情思。

有时我会像一个为父亲治病典当衣物的孩子，扬起头，踮起脚，送上典当的包裹，在黑木栅的窗口，寂寞地朝窗外的世界凝视。

大树是我的日历，枝叶是我的风向标。看树叶的色彩，影的正斜，我知道现在是春天还是秋天；是上午还是下午；是刮风还是下雨，是飘絮还是落雪。因为关不紧的小窗，风会进来，雨会进来，絮会进来，雪会进来，寒气会进来，叶子会瑟瑟发抖——小窗是四季的画框。

举例来说，春天刚来的时候，胆小得像是与南唐李后主幽会的小周后，尽管放轻脚步，还是觉得檐滴如山响，绿衣太闪亮。又激动，又害怕，心都提到嗓门口了。灵机一动，她索性脱下绣花鞋，提在手里，只穿着丝袜，迅速无声地，下了台阶，一溜烟穿过残冬的长廊——急急忙忙地与皇帝有个约会。

没有靴痕，没有声音，没有通知任何人。但春天的行迹，春天的一举一动，都没有逃脱寮的小窗。

当树荫越撑越圆，撑起鸟声都碎了；终于，日光近头，花柳慵懒，莺儿午睡，草像软软的发，垂在泥土的气息里。

闲话花柳

推桥头

郑树林 文 剪纸

学雷锋的日子看到各种各样为民服务的项目在小区设摊，还有许多年轻的志愿者在发放各种宣传单，不由得让我想起以前我们学雷锋在苏州河推桥头做好事的点点滴滴。

我曾经也踏过黄鱼车送货，过桥特别是过苏州河上乍浦路桥、四川路桥以及河南路桥是很吃力的，因为这几座桥的坡度很陡，一般人就是骑自行车上桥也很困难，所以在这几座桥刚刚建造好后就有许多小孩在这里推桥头挣钱。

以前上海人称这些小孩是推桥头的小瘪三，说这些小孩子是小瘪三是因为这些孩子穿得破破烂烂，推上桥头的都是黄包车，黄包车上坐的又都是一些有钱人。其实，推桥头就是赚一点苦力钱，远比在大街上乞讨做乞丐的强多了，当然也有一些是在推桥头时做抢劫的。

每到学雷锋或者要做好事时，我们男同学大多喜欢去“推桥头”。三轮车工人本来就很辛苦，车子过桥就更吃力了，我们去帮他们推车子上桥头，这种好事不要太光荣噢。

这时候，女同学则帮我们管书包，管衣裳。

每次看到三轮车来了，男同学们便两三人一组，冲到车子后就推，有的乘客高声叫：“别推，别推，我不另外付钱的。”有些踏车的连声喊：“慢点，慢点，等我下来拉。”

我们一概不管，埋头猛推，冲，冲，冲，一股劲儿把车子推上桥头，然后，气喘吁吁而又不失自豪地说：“我们学雷锋做好事，不要钱也不用谢！”

不用了多长时间，我们个个汗淋淋，衣服也脱得只剩下一件背心，再后来，除了裤衩不敢脱，浑身上下能卸的基本上都卸了。整整一个上午或下午推了多少车上桥头已经忘记了，等到回家以后写日记，这才想到没有记录下来推了多少辆啊，不过没关系明天可以问问女同学，她们一定是记住的。

后来，我到公交车上做售票员，也经常会到苏州河上请乘客一起推桥头，一是那时候的公交车发动机的马力就是空车上这些桥时，司机也要挂在一档才能慢慢上去，何况一到高峰，车上的乘客挤得满满的，虽然老司机早已做好了上桥的准备，但是这车并不听话，往往开到桥的一半就只能听马达声不见汽车动一动。

于是，我们售票员就动员乘客下车推桥头，这样的桥头不太好推，一部分乘客下车在推，还有一部分乘客还在车上，只能再一次动员。

如果经常坐公交车来往于苏州河上的一定会记忆犹新，而今推桥头的事已经很少见了，一是路面一直在加高，坡度减弱，还有就是发动机排量已经完全能够上这些桥头了。



诗抒胸臆

沁园春

贺十八届三中全会

袁正中

人类文明，世界潮流，海纳百川。喜百年圆梦，欢声动地，五洲聚宝，妙想开天。大江南北，春兰秋菊，万紫千红百花妍。中华沸，举国上下，红旗鲜艳。

神州盛会接连，正共享良机一线牵。特广邀贤杰，成功荟萃，相约京城，创意频传。火树银花，绚烂星空，破浪乘风齐向前。新生活，照未来中国，美好家园。

落叶的美丽

戴约瑟

有别于时令的口味
无论金色的承诺
或鲜红的忠告
无论银色的感恩
或橙黄的自勉
都并不重要

也不谋求季风的青睐
起舞是否狂热
或旋转是否潇洒
飘移是否缠绵
或滑落是否超脱
都无伤大雅

落叶的美丽呵
不过是面对
无法回避的时刻
而坦然尊重
自己内心的筛选
于是——

舍弃了拥堵
去开阔天空的明亮
辞别了牵挂
去亲密大地的温暖
回归了平静
去安享自己生命的
真实与自然

停在墙头的小鸟

狄火勤

停在墙头的小鸟
第一次远飞，累了
鸟妈啄着它的羽翼
晚风却在把残阳吹落

鸟妈起飞，盘旋啾啾
“黄昏要赶紧回巢
墙头随时会有蛇蝎”
小鸟没动，也没撒娇

天在暗，鸟妈飞走了
难道黄昏真能割断亲情
难道黑暗将把小鸟吞掉

哦——鸟妈叼来青虫
小鸟没动，也没吃住看
绝望？鸟妈不会
它会守护到最后一秒
即使暮色让翅膀铅重
即使生命会坠入死牢

树叶动了
晚霞也动了
小鸟终于起飞

凭着墙头集聚的气力
凭着鸟妈暖和的依偎
朝光线模糊的树林
朝生命摇篮的小巢

飞啊，让妈妈不再担忧
飞啊，回去狠狠睡它一觉